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

第十回 崆峒洞眾狐定計 老蒼頭延師治妖

詞曰： 犬馬猶然戀主，況於列位生人？為奴護救主人身，深識恩情名分。

主虐奴，非正道；奴欺主，是傷倫。能為義僕即忠心，何憚筋勞力盡。

話說老蒼頭自己蹣跚涼涼，一直奔了迎喜觀，去請王半仙。這話且按下不表。卻說玉狐自從躲過了烏槍，用手帕化了座通天橋，他便悠悠蕩蕩的似從橋上而去。豈知這乃他的障眼法，叫凡人看著他是上天去了。其實，他是躲避蒼頭這一烏槍，暗中逃遁。你說這妖狐避槍，何不就駕雲而去？作什麼多這一番囉嗦？眾位有所不知，其中有個緣故，這妖精先曾說過，是神女降世，又說有些手段的大話嚇人。他若因一烏槍駕雲走的無形無影，恐這些人必疑他被烏槍所傷，說他不是神女。故此假作從容之態，用這幻術，好令人知他有本領，害怕，從此之後，便可由著他現形來往，再沒有人敢拿烏槍打他了。這乃是妖狐的巧計，欲叫人揣測不來的心意。彼時這玉狐由空中收了手帕，連忙回歸洞府。

那些群狐望見，一齊迎接。進入內洞，玉狐雖然坐定，尚是氣喘吁吁，香汗漬漬。眾狐吃驚問道：「洞主今日回來，為何面帶驚慌之色？去鬢蓬鬆，神氣不定？莫非大道將成，還有甚麼阻隔變異之處？」玉狐道：「你等猜的不錯。只因我吃了那頑兒延壽，微露了些形跡，周家那老奴才犯了猜疑，背著他們公子，聚集了許多笨漢，手持鋒刃，巡更防守，意欲將我捉住報仇。昨晚我用金丹嚇住他們，方入了書房。進去一看，周公子實病的不堪，因此亦未與他同寢。這些莊漢俱布散在書齋之外，今早出門，指望用一片大話將這些人俱都唬住。誰知眾村夫卻倒未敢動手，竟被這個老奴才打了一烏槍。幸爾我眼快身輕，駕雲而起。不然險些兒就傷了我的身體。」

眾妖聽玉狐說罷，一齊野性發作，帶怒說道：「這老奴才真是可惡，竟敢傷仙姑聖駕！咱們斷不可與他干休善罷。」玉狐道：「眾姊妹，你們還不知道呢，慢說咱不肯干休善罷，我想這老奴才還更不善罷干休呢。前幾日我就聞說迎喜觀有個王半仙，善能降妖治病。如今我想著行藏既被老奴才看破，他必去請那王半仙前來捉我。」眾狐道：「我們也聽說過這王半仙，他算的了什麼！他所仗的無非口巧舌辯，真本領半點皆無，不過哄騙愚人，誑取財物而已。即便他來，這又何足懼哉！」玉面狐道：「你們正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個王半仙雖不可怕，只因他的師傅是大羅神仙，非同小可。此人姓呂字洞賓，道號純陽子。現在仙家裡頭就是他關手。時常遨遊人世，度化門徒，連他那大徒弟柳樹精的道術都不可限量。如今愚婦、頑童，皆知他的名號，莫不尊崇奉敬，最是不好惹的神仙。倘若咱們傷了他徒弟，他就許不依。一動真癡，怕咱不是他的勁敵。故此，我神情不定。」眾狐聽了這一派話，更動了氣，道：「仙姑何必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。那呂洞賓雖說道術高廣，大概也係單絲不線，孤樹不林。咱們洞中現有我等許多的大眾，齊心努力，何愁他一個純陽子？就是十個純陽子亦是稀鬆之事。況且到那時再不能取勝，將洞主那些結拜姊妹請來幫助，總可以敵得住他。雖說他是什麼大羅神仙，要降伏我等料也費難。再者洞主隨身尚有無窮法術，豈不可自立旗槍，縱橫山洞？俗語說：『寧打金鐘一下，不擊鑄鐵三千。』能夠將呂洞賓小道術破了，咱們教中誰還敢正眼相睹？」

眾狐你言我語，激發的玉狐上了騎虎之勢，不覺一陣火性，氣忿忿的說道：「我想，呂洞賓不來便罷，倘若多管閒事，破著我這千年道術，與他們作神仙的拼一拼，也免的他們日後小看咱們。」言罷，便吩咐一個小妖兒將文房四寶取到，寫了一個請帖，上邊是：

於明日，謹具潔樽，奉請鳳、雲二位賢妹駕臨敝洞，清酌款敘。幸勿見辭為望。並祈攜帶防身兵刃為妙。

下寫：「愚姐玉面姑斂衽拜訂」。

寫畢，令小妖兒相持而去。玉狐復又言道：「王半仙大約一請便來。咱們如今既去與他相抗，你等須要聽我分撥，遵我號令。」眾狐道：「誰敢不聽洞主之命？」玉狐道：「今晚咱先齊進周宅，在書室之外，隱住身形，到那時聽著我呼哨一聲，你們再一齊現像。一切衣裳、容貌，務要幻化與我相同，叫他們辨不清白，也好捉弄他們。再者，我俟王半仙來到。看他出口言詞如何，若是善言相勸，咱便退回，免的惹氣；他若要自逞其能，胡言亂作，咱就一齊下手，各攜一根荊條，輕輕把他先打一頓，給他個沒臉營生，叫他丟人。那時，再看他如何辦理。咱們也再預備防範可也。」

玉狐吩咐已畢，眾妖狐一齊連忙整理衣物，安排齊備。堪堪天色將晚，玉狐遂率領眾妖，陸續的駕起妖雲，一直的奔到太平莊村內，進了周宅，俱都用隱身法遮住原形，藏在幽僻之處，專等畫符念咒的王老道。

且說這個王老道，他本是天真爛漫的一個人，因自幼缺爺少娘，連籍貫、年歲，俱都湮沒難考。他在迎喜觀出家，原係流落至此。其先，本廟長老看他樸實，所以收留下他，叫他也認識幾個字。到後來，因廟內有呂祖仙像，香火最盛，每年至呂祖聖誕之期，進香之人蜂擁蟻聚。

有一年呂祖曾降臨塵世，欲要度化眾生，可惜這些肉眼凡胎，俱看著是個醜陋老道，也有憎惡的，也有不理論的，惟有王老道，他因自己不愛乾淨，見了別人不乾淨，他也不嫌，這也是他的緣法。呂祖在廟內游來游去，並無一個可度之人，正要出廟到別處去，可巧與王老道相遇。這王老道一抬頭，見也是個道裝打扮的，身上雖然濼褻，卻是有些仙風道骨。他便走到近前，說：「道兄請了！不知道兄在何寶刹修煉？道號怎麼稱呼？既來到敝觀，請到裡邊坐坐。咱們既是同教，何不用些齋再去？」說罷，便扯著就走。此刻呂祖也不好推辭，便同他來在廟內。此時正是熱鬧之際，眾人見老道扯進個極醜的老道來。眾人俱不願意。這王老道並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便將呂祖讓到一張桌上，捧過些齋飯，他坐下陪著叫吃。呂祖見他蠢直誠樸，想道：「這個老道雖然鄙陋，倒還忠厚。無奈，似這等人，眾人必將他看不到眼裡。待我叫眾人從此之後俱欽敬敬他，也不枉他待我這點誠意。」想罷，便故意對著王老道說：「你不必費心。齋我是不用，我有一件事與你商量，不知你肯不肯？」王老道說：「甚麼事？只管說罷。」呂祖道：「我看你到與我合式。我打算收你做個徒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這也合該王老道有這點造化，他聽呂祖一說，乃隨便答道：「自是你要願意，我便認你做師傅，也不算甚麼。」說罷，迷迷糊糊的跪下來，對呂祖就叩了個頭。站起來說道：「師傅，我可是拜咧！日後可要管酒喝，若無酒喝，作無這宗事罷。」呂祖也不回答他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徒兒，你愛喝酒，日後足夠你喝。我要去了。」言罷，騰空而起。此時，這些眾人一齊暗怒呂祖妄自尊大，說王老道無知，怎麼年紀差不多，便與他做徒弟？況且知他是何處來的，這等狂野！眾人正在不悅，忽又猛一回頭，就不見那個老道了。眾人問道：「老王，你認的那個新師傅呢？」王老道說：「我也不知，一轉眼就無哩。」眾人說：「這事奇怪，莫非妖精來了？」正在疑惑，只見地下有個柬帖，拿起一看，上寫詩四句。詩曰：

一劍凌空海色秋，玉皇賜宴紫虛樓。

今朝欲度紅塵客，爭奈愚人一點頭。

旁邊又贅一行細字，乃「山石道人偶題」。眾人看罷，有悟過來的便吃驚說道：「原來真仙界！咱們可真是有眼無珠，倒叫老王得了這好處。咱們終日對著聖像焚香叩拜，如今親眼見著，反不能識。真算咱們枉自伶俐，盲人一般。」眾人紛紛言講，王老道尚怔著兩眼，問道：「你們說的些什麼，我怎麼得了好處？你們別這麼奚落人。」眾人道：「不是奚落你。適才你拜的那師傅，乃是呂祖大仙。你看看那柬帖上，『山石道人』乃是個岩字，此乃隱語，不是呂仙是誰？這豈不是你得了好處呢。」王老道又一細想，不覺心內明白過來。你看他，忙著跪在地下，復又叩了兩個頭，說道：「早知師傅是大仙，我跟著去學學那點石化成金的法兒好不好？你老人家怎不言語聲就走了哪。」眾人見了，也有笑他的，也有說：「你起來罷，你既有了神仙師傅，還怕甚麼。」

這王老道自己也覺得得意之甚，不知要怎麼榮耀榮顯方好。從此眾人吵嚷開了，俱說他是呂祖的弟子。借著這個仙氣兒，誰還敢

小瞧他。他便也這原因弄神弄鬼，說甚麼會捉妖，會算卦，會治病。在迎喜觀廟門之外，放下一張桌子，掛著個招牌，終日招的那些愚民擁擠不動的爭看。有請他的，得了錢回來，便買些酒菜，與那等閒散人去吃喝。這些人也願意與他來往，常常的來與他趁攤。所以王老道真是生意興隆。他見眾人信服，每逢有人圍看，更假裝出那真人不露相的樣兒來，不是推疊，便是裝啞。不然便行哭，就笑，喜怒無常。有《王道贊》可證：

迎喜觀終朝人如蟻，為的是齊來要看呂祖的門徒。山門外，大鬆樹，密陰濃，太陽不入，當地下一張桌兒挖單上鋪。有蒲團，無蠅拂，這個攤，真厭惡，黑紅筆，尖兒禿，破硯台，滿塵土，舊簽桶，麻線籊，竹籤子，不夠數，卦盒兒，糊著布，還亂堆著少尾無頭幾本破書。低白頭，閉著目，兩眼角，眇麼糊，滿脖泥，一臉土，哈拉子，流不住，未睡著，假打呼，招蒼蠅，臉上撲，更搭著，擗成氈的亂麻交槍連鬚胡。破道袍，補又補，不亞如，撮油布，無扣襷，露著肚，爛絲縑，繫不住，披散開，好幾股，結疙瘩，一嘟嚕，用線串，還拴著半截沒嘴的沙酒壺。這便是王道哄人真面目。慣弄虛頭叫人信服。

這王老道裝腔作勢，為的是哄這些村傻愚民。這些愚民見他作怪，偏就信他。一設上這攤，便裡三層外三層的圍著爭瞧。而且把他喝了酒的醉話，竟認作點化人的法術，便牢牢記在心裡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哄揚的各處知名，都以王半仙呼之。所以，這王老道一二年的工夫，真是日日足吃足喝。

俗語說，盛極必衰，泰極生否。這日合當王老道晦氣星照命，剛設擺上攤子，招了許多的人，王老道睜眼瞅了瞅。盡是閒散遊人，知道不能賺錢，便仍將那酒燒透了兩隻紅眼合上裝睡，專等那未會過面的生人來了，好賣弄他的生意。可巧此際老蒼頭已經尋找至此，只見四面圍裹的人甚多，於是分開大眾，擠到裡邊。蒼頭知他是好喝酒的醉老道，便走至近前，用手將王老道一拍，說道：「神仙老爺別睡覺了。我們宅裡妖精鬧的甚凶，快跟我去捉妖罷。」說罷，拉著就要走。

眾人見老蒼頭冒冒失失，也不施禮，便去扯拉，遂一齊說道：「你這老頭兒，真不通情理，那有聘請真人這樣褻慢的。就是本處官宦，也不敢拿大胳膊來硬壓派仙家。你瞅著，真人要不怪你。還不快撒手！」那眾人正在叫老蒼頭放手，忽見王老道已睜開醉眼，哼了一聲。

也不知說了些甚麼話，且聽下回再講。